



荀子
箋
釋

六

□ 13
3208
6



13
3208
6

荀子卷第十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聞於大理

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

曲說故作此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

篇以解之

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

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

或亂宋本或皆作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

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

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造也

造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

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

荀子

卷十五 解蔽篇

一

嘉善謝氏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
原川ヨシ子氏贈

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

刻案傍觀元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與

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

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

道則自無間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亂國之

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其非

數為蔽數為蔽之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

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此其所知所好滯於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

術之公患也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

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

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

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以紂蔽於妲己飛

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廉紂之佞臣

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

焉賈侍中云有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

用上用也非或為誅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

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墟桀死於亭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濳縣當是誤以濳為鬲傳寫又誤為亭濳音潛

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於太白身不先知

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

心而慎治之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

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

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

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

之九有養其民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

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

則四海哭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

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

福也逸詩也爾雅鸛鳳其雌鳳秋秋猶踰踰謂舞也

是也唐鞅宋康王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

之所唐鞅曰吾殺戮甚眾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

臣之畏也盡不善者胡為畏王欲羣

氏淫辭篇亦載之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

為戴韓子曰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

乘輜車至李史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

大仁於薛公大不忍入據其時代當是戴驩也蓋為

荀子

卷一五 解蔽篇

三

嘉善謝氏

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輜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驩。又內儲說下云。戴驩。皇喜。二人爭事。則非。唐鞅所逐。宋君而奪其政。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威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彊。宋本彊。作能。案。勉之彊之。彊字與上下韻。叶。勉之彊之。

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也。賢然後其福長。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也。疆。直亮反。亂家。謂亂也。欲立王子朝者。亂家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使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上下勤力。股無脰。脰。無毛也。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則自治也。蔽於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說。而不知欲。多。明。不尚賢。不君無賢。不可為治。而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申子蔽於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韓昭侯相也。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馭下。而不知權。執待才智。然後治。亦賢得權。執於辭。而不知實。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嘉善謝氏。

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
 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
 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
 為欲嗛與嗛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
 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篲反○盡利矣盡嗛矣元
 刻今矣字俱作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
 也術由執謂之道盡便矣則便空也從執而去智由
 於術由執謂之道盡便矣則便空也從執而去智由
 辭謂之道盡論矣說也辨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
 復治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
 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曲知之
 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
 乎大道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也內以自亂外

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
 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
 及先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謂一家得
 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故德與
 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
 周公齊名與三王竝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
 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
 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於一
 中而懸衡端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
 謂衡曰道禮義謂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
 可道而可非道為心不可知道則不以道人孰欲得恣而
 嘉善謝氏

解蔽篇 五

守其所不可禁其所可其人心誰欲得縱恣而官守
 者合意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
 知合於道人其各求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
 人亂之本也必有如賢善善○宋本作與不可道之
 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夫何以知道問何
 道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
 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
 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
 懲姦去惡○正文非字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故治
 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耗於知道人故曰

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心未嘗不
 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
 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人生而有知知而有
 志志也者臧也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已所臧害
 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
 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
 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
 輻湊而至盡可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也自
 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故心未嘗不動
 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

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劇想象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智中以亂也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靜見曲說則是虛壹而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行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刻無大字元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

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坐於室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元刻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為材或恢恢廣廣孰知其極舉舉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舉讀為皦皦皦廣大貌涓涓沸貌紛紛雜亂貌涓音官又音貫正文上夫字宋本無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

者皆由心使之然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
 所以為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
 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也劫迫
 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故曰心容其擇也無
 尤空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
 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
 不精所以貴夫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
 虛壹而靜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
 作精注同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
 於周之列位也○注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
 本依廣雅改作泉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為訓耳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得之
 物實易滿之器以懷入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故曰
 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

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
 兼知也枝有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
 不知身盡其故則美之事則身美矣貳類不可兩也故
 知者擇一而壹焉道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
 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有
 入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
 一道故可精於物者也○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精於
 以理萬事精於物者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此精於
 物者以物謂能各物其一本若農賈之屬也○精
 於道者兼物謂能兼治各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
 嘉善謝氏

贊稽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道但委任眾賢而已。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未嘗躬親以事告人。安戒懼之謂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榮矣而未知。安戒懼之謂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為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鬢而察理矣。理肌膚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理宋本作元刻。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著亦然也。十九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

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其工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注云：黃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言作也。故亦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杜與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乘馬以其作乘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乘，並音。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言是蓋當為視，曾子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空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正文矣字，元刻作乎。思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觥。空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

之曰觥，觥字及事，並未詳其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也。清靜思其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則可謂微矣。此已下答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而此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其寢臥而燂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燂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寢焉。用燂掌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

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行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也。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混跡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知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疆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吾慮不清。

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頭步之澮也。頭與跬同。半步也。日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啁啾。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啁啾。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執亂耳目之所主守。啁。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

南子 卷一 五 解蔽篇 十一 嘉善謝氏

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可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明目之明也。
 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
 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決
 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
 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
 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岩
 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
 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叩視其髮。以為立魅也。
 叩與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
 謂困甚。氣絕也。○正文比至其家。凡人皆有鬼也。必
 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

也。必以此時。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
 定其有鬼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有。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
 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嘗有愈疾
 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
 乎。若以此定事。則與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
 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
 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
 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其
 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

若一貫習也。決周也。子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法其法。元刻作治。其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子士者。脩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

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持。制是也。以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甚其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誣。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傳之誣。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以眾以為是者。而非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

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
 疆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
滑亂也。音骨。疆疆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
 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利也。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
 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宋傳曰析辭而
 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疆志不合王制君
 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為之無益於成也。
 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
 復憂戚亦不
 能近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曾
 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
 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

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
 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
 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
 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憐讀為
 吝惜也。言弃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吝吝當時則動物至
 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
 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
 為敗明君無此事也。

明君日月之照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宜
 臨安用周密也。

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故君人者周則
 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

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

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
 也。狐狸而蒼言

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誣君言
 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

○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朗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江戶曾根繩卿校字

荀子卷第十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驗名察其所命物之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刑名從商爵

名從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

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散名之加於萬物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

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

嘉善謝氏

也者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之名之乖
 遂以為通而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生之所以然
 不改作也理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
 者謂之性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
 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在使
 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
 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
 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
 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慮而能
 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為矯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
 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
 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之為字元刻
 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

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正利而
 者眾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偽正利而
 為謂之事為正道之事利則謂之正義而為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
 合謂之智知在人所知於物也謂之智亦當
 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
 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
 之能首智字行注當云在人者謂之能能也句
 之能首智字行注當云在人者謂之能能也句
 誤能有所合謂之能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性
 傷謂之病傷於天性節遇謂之命謂之命命者如天
 然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
 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故
 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九也故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
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
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
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
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
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
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謹
譁子產患之於是計鄧析而僂之民乃服故其民莫
是非乃定是其類也○今本新序缺此文故其民莫
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
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
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
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
故迹長也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
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

也謹嚴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
約要約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
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
實故法
吏迷其所守偏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
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
於新名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為有名與
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
要大要總
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
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
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
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
名則此三者不可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
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
不察而知其意也
同也此已下覆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
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
明有名之意
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
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
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

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
 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
 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
 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
 意在此
 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天官。天官耳目
 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凡同類同情
 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
 其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
 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
 所以其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形體色理
 也○注末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
 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聲音清
 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

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
 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
 黃帝使冷綸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
 也○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
 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眾味也香臭芬鬱腥臊
 之異者也
 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
 曰鳥曠色而沙鳴鬱酒未詳酸暑
 泥之酸氣也奇臭眾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
 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酒當為漏篆文
 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股臂漏鄭音蠖
 蝓臭者也○酒从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
 酸辣氣之疾養倉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疾養倉熱滑
 觸鼻者與鉞同鉞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
 寒也滑與鉞同鉞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
 鉞當為鉞傳寫誤耳與澀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
 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
 名也倉初亮反又楚陵反

以心異猶說讀為脫誤也脫故心有徵知能徵召也言心
 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
 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可也然
 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
 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
 反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
 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
 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五官簿之而不
 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類
 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
 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
 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然後隨而命之
 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既分
 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也此
 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類

則同名異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
 類則異名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注復名宋本作復名
 案復亦與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其雖其不為害矣謂
 復通用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
 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其不害於
 分別知其實者之異名也故使其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其實者異名則猶使其實
 者莫不同名也恐其實異名而同一名也或曰其實當
 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故萬物雖眾有時
 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
 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其之
 其則有其至於無其然後止推此其名之理則有其
 至於無其言自同至於

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有時而欲徧舉之，故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名也。言此者，所以名無固空，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空，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空。異於約，則謂之不空。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人皆謂之天也。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而不拂，謂之善名也。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處之類也。可別也。狀同而

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鴛鴦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言其實一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莊子之言也。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於用名，以亂正名也。

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與否則能禁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言必不可行也。

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孰得調理與否。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

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是公孫龍白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辭即名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凡邪說辟言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

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其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之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道一民不與之其事其則民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達之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嘉善謝氏

不必更用辨執也辨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
 說謂說其所以然也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
 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
 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使人易
 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
 反覆辨也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
 也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
 實喻名之用也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
 麗與儷同配偶也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
 補今麗俱得謂之知名其所則為知名名也者所以

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兼
 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
 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
 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所以為心辨說之道故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
 主物心之於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
 道亦然也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道為理國之常
 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
 道說能合心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
 辭能成言也

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王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謂正名而期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物使其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其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也皆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

篇顯顯體貌敬順也印印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學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以不動乎眾人之非譽動但自正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不賂貴者之權執不為貨賂而移不其眩於眾人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辭讀為侮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

嘉善謝氏

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

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論

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

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己寶。

是。謂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譖譖然而沸。

芴。與忽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躡。同。深也。譖。譖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

又譖譖然。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

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也。故窮藉而無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

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故知者之言也。知。讀慮之。易知也。行之實無名也。

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妬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妬。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

凡。言

有欲無欲害在於生死何
有治亂註非也

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凡語治而待寡
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
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
若待人之寡欲然
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導
有欲無欲異類
也生死也非治亂也
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
不導欲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
人情必然而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
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
字今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
刪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
也為天性有欲心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
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

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
欲也言所受乎天之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
於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
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
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
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心之所可中理
則欲雖多奚傷於治之所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
寡奚止於亂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
可於情之所欲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
所凶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性者天之就也

嘉善謝氏

藏版

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欲為可得，今從元刻，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能去欲也。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肆之。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為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注賤者，舊本作貴賤。

訛。今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改正，今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有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欲之不可得盡，因有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

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
 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而亂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
 之而亂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
 之奚以益之而治此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
 從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
 之所願皆衰矣不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
 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
 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
 可以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
 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
 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故其舉動而
 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
 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惡

不以介懷而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
 欲自節矣而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
 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
 也
 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
 重懸於仰輕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
 也惑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
 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
 而偏見如稱之權
 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
 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
 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
 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則
 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則
 不知輕重離道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
 則不知禍福也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則
 易謂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
 物相易

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
 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
 喪從道則無所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
 得離道則無所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
 之不明其數也以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有嘗試深觀
 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志輕理
 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之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
 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
 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
 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

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賺也讀
為亨獻也謂受其獻也賺足也快也史假而得問而
記樂毅曰先王以為賺於志賺口簞反假而得問而
 賺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入問之暨以為足其故嚮
 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
 物也養生也粥壽也邪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
 情縱其情則欲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
 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之皆外重物如此者雖封侯
 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絕其與無足無以異
 絕與冕同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夫是之謂以
 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夫是之謂以
 已為物役矣已為物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養

自所視之物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紉之履。麤麻屨也。蔬食。當作疏食。屋室廬庾。葭橐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葭蘆也。以廬庾為屋。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執列。班列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為己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無稽之言。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九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情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子所言治己治人之情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潰矣。

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九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情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子所言治己治人之情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潰矣。

荀子卷第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荀子卷第十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

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

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非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之偽故為字人傷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為亦會意字也

爭奪生而辭讓亾焉謂天生性也順是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亾焉疾與嫉同生而有耳目

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亾焉

文理謂節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
 道。道與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
 隱括，烝矯然後直。枸，讀為鉤，曲也。下皆同。隱括，正曲
 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
 直也。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同。礪，磨也。厲，與礪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
 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
 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
 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

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
 也。矯，疆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
 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
 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
 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曰：是不然。
 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不
 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
 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
 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
 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
 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
 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鄭注
 本云：任，猶傳也。玩揚意，却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

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可學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用此觀之然則資材也。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使夫資朴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

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故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木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也。埴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埴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

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與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其本性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聖人過眾。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

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
 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
 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
 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
 為性惡也以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
 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
 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於外
 執於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
 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
 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
 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生人無禮義而巳元刻作性而已下同

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
 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
 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
 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
 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以
 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
 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

荀子
 卷之十
 性惡篇
 五
 嘉善謝氏

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若偏倚猶傍觀也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譁之。暴於寡而誼諱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徵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

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隱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隱栝丞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應之曰。是不然。有聖人能生之。眾人但不能生耳。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陶人亦性。而能埴埴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生之也。聖人於禮義猶陶人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眾人。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

嘉善謝氏

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義則
為會閔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
若以為性善則會閔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
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
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
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
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有之然而塗之
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
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
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
能仁義法正也唯讀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

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
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
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今塗之人者皆內可
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
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
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
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
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執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怠
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執察精執
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
繫以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
久長可為聖人書曰惟
嘉善謝氏

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使為以其性惡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未。必雖。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

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而不能相為。是此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於眾者在。化性也。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五。情之品有三。而巳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少於五也。主於一而於四也。中焉者。之於五也。一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一反焉。則少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詩子

卷十七 性惡篇

九

嘉善謝氏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不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心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憾聞其號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憾聞其號也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生也其母不
 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是故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
 之也者奚言而不異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
 知者有小人知之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
 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
 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
 如一是聖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
 人之知也法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
 君子之知也法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
 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其言也諂其行
 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相違也○宋本諂
 也恃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相違也○宋本諂
 作諂悔作悔齊給便敵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疾
 今從元刻齊給便敵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疾
 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
 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
 嘉善謝氏

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無用折速粹孰而不急。折謂折解
宋本元刻俱作母用注同。折速粹孰而不急。折謂
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不恤是非不
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入
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
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謂中道而不敢果決也。直其身
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疑也。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
俗於亂世之民。謂循順從也。俗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
所亾。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也。○案此言仁之所在。雖積多
窮甘之。仁之所亾。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雖富貴去之。注非。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
同休戚。苦或爲其也。

地之閒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賢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
牽引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也。恬。安也。謂安於禍難
辭勝人也。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
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
意。是下勇也。苟免。上當脫三字。明繫弱鉅黍。古之良
弓也。繫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繫弱。鉅與拒同
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
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
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
之咎。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闔。此皆古之良劍也。

葱闕錄留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
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為名曹植
七啓說劍云雖以翠綠亦其類也名劍光采恍惚難
視以形為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
因以為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
劍名薛闕未詳新序闔閭即謂齊宣王曰薛闔巨闕
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薛闔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
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
劍曰舒不常李湛然如水而黑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
之舒則可用薛闔或此義歟名舊本作名詭今改
正注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
同
 驪騮驪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
驥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
與此不同織離即列子盜驪也
然而前必有銜轡
 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
 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

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
 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
 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
相順從也或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
日靡磨切也
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汗穢行也漫誕漫欺
日舜以其辱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
行漫我也
 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
 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

恐傳寫誤也舊第
三十一今升在上
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

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治世元刻。宋本無。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故。字。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嘉善。謝氏

至公也。謂若殛、鮌、興、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亂

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故一人有罪，而三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也。

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

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嘗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峩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頂曰冢，峩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亾，倍道失賢。

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成而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也。使節者，死生此者也。此五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悃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則為名節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則為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

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不矜矣。夫眾人之心，有一善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眾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致善用其功。能而極善用於眾功，矜則有敵故不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也。也小

